第一章　順手救個美男子

連下幾天的大暴雨，今日終於稍微放晴，湍急洶湧的江面一片混濁，上頭漂著自上游沖刷下來的木柴、樹幹、大大小小支離破碎的船板，和一箱一箱的貨物或食物。

一大清早，天濛濛亮，太陽還未完全出來，整個江岸邊擠滿了一群不怕被洶湧水流沖走的人，他們拿著前頭綁著鉤子的長竹竿，勾著江面上漂浮的箱籠、食物，或漂流木。

另一頭，剛做完早課還未用早齋的紀紫心趁著還有點時間，在今日超渡法事開始之前，到江邊散散心。

沿著石階往下走的紀紫心，停下腳步皺眉看著熱鬧的河邊，「發生什麼事情了嗎？整個秀靈江江邊好吵雜。」

一旁扶著她小心踩在依舊濕滑的青石板道上的丫鬟白果，順著她的眸光望去，「小姐，今天早課時，最後趕上山來的幾個信徒說，昨兒半夜秀靈江上游突然出現龍吸水，還夾帶著大暴雨跟雷擊。

「有幾艘大船被雷擊中失火，也有幾艘被風捲起翻覆，加上大雨，那幾艘船的人幾乎都淹死了，現在在下游的這些百姓，一大早就在江邊撈那些翻覆船隻上的物品。」

「遇上龍吸水跟大暴雨……」這想活命都難啊！

「是的，小姐，一大清早天未亮，里正領著人提著燈籠在岸邊救人，可是打撈上岸的人幾乎都淹死了！」紀紫心身後的小廝沉香，也將今天一大早上膳房提熱水時，從幾位忙著清洗蔬菜準備早齋的小師父嘴裡聽到的八卦消息，告知紀紫心。

「連下了數十天的大雨，惡浪翻滾水流湍急，較低窪的地方已是汪洋一片，熟悉秀靈江水域的船隻早就停駛了，其他的船夫也早早不肯划竹筏過江，怎麼還會有船隻冒險航行在秀靈江上？」紀紫心瞇眸望著依舊波濤洶湧的江面，不解怎麼就是有人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不清楚，也許是仗著自己是大船，穩吧！」沉香聳肩說道，並繼續將聽到的八卦告知紀紫心，「小姐，我聽那間香燭鋪的老闆說了，昨天下午下游一些急著趕往上游做生意的商賈，看雨勢跟江浪稍微小了，不聽勸告硬是讓船家往上游航行，結果半夜江面突然捲起數個龍吸水，又夾帶暴雨，才導致這場意外發生。」

紀紫心看著浪濤滾滾的江面一眼，心有餘悸，「幸好，娘親有保佑。」

白果跟沉香不約而同看向紀紫心，異口同聲問著，「夫人？」

「若不是我們前往靈鷲寺準備搭船的途中，馬車的輪軸斷了，誤了船班，導致法事延後舉行，我們現在說不定也是心急地趕搭其中一艘出事的船回安陽縣，不是嗎？」

他們兩人認同的猛點頭。

沉香說著，「對、對、對，一定是夫人顯靈保佑小姐跟小少爺，不然怎麼會這麼剛好，什麼時後輪軸不壞，偏偏那時候壞掉，這一擔擱，又誤了三天。」

「對，一定是夫人顯靈，出門前，我們還特地檢查過輪軸沒問題才上路的。」白

果扳了扳手指算著日子，「如果按日子算，我們昨天就該搭船回安陽縣了。」
「所以啊，一會兒要舉行的法事你們可得誠心點，知道嗎？」紀紫心叮嚀。
「小姐，我們都很誠心的，一會兒一定會更誠心，妳放心。」白果連忙說著。
「好了，我們往那裡走走吧。」紀紫心指著一條幾乎沒有人煙的小徑。
「小姐，妳小心些，路面濕滑。」白果扶著她小心的走下石階，往紀紫心指的那條旁邊有渠道的小徑走去。
「放心吧，這條路哪裡不平，哪裡有石頭，我閉著眼睛都能走。」
連日的暴雨將渠道邊栽種的柳樹葉子全打到地上，只剩下光禿禿的柳條，紀紫心有些心疼地看著這一地殘敗的花瓣和柳葉。
往年幫母親做法事，她最喜歡來的地方就是這裡，這條小徑不像江邊上人來人往熱鬧非凡，平日沒什麼人會在這裡閒晃，讓她感覺十分清幽祥和，可以很自在悠閒地放鬆自己，同時轉換一下累積的壓力和抑鬱的心情。
「即使如此，小姐還是得小心為妙，這地面濕答答的，一不小心就會摔得鼻青臉腫。」白果不放心的又叮嚀了她幾句。
「行了、行了，我要自己走走，放鬆一下曬曬太陽，這些天都待在佛堂要不就是廂房裡，我都快發霉了，妳跟沉香兩人一邊去，別跟著我。」紀紫心擺擺手不耐煩地轟人。
「是的。」白果跟沉香知道，每年上靈鷲寺為過世的夫人做法事時，小姐心情都不好，說穿了就是在強顏歡笑，只有到這裡獨自一人散步時心情才會好些，因此兩人點了點頭各自散開。
紀紫心繼續順著小徑往前走去，來到一顆大石邊停下腳步，伸了個大懶腰，扭扭身子，仰頸望著碧藍如洗的天空和溫煦的太陽，又用力吐了口氣，這才感覺積壓在胸口的那股鬱悶濁氣被完全排出，心情也好多了。
她坐在大石上雙手撐著下顎，看著一波波拍打至渠岸邊的潮水，前世她最喜歡到海邊看浪花了，這裡看不到浪花，只能將就看看江面，忍不住又吁了口長氣。
想想，她穿越到這齊梁國已經十七年了，時間過得好快啊，她都要忘記自己是穿越來的。
十七年前她是個食品營養系的學生，十分喜歡烹飪，常常跟同學們在烹飪教室研發新的菜色，卻因為一名同學的疏忽導致瓦斯外洩，發生氣爆意外，她當場慘死，也許是氣爆當下產生時空扭曲，她的魂魄被吸進一個黑洞中。
恢復意識當下只見銀光一閃，她已經穿越到剛滿周歲在學走路，不小心跌落水池裡的小女孩紀紫心身上。
紀紫心的爹是名人人尊重、醫術高超的神醫紀世杰，當他一根銀針扎進紀紫心那已經發青僵硬的小身板時，隨著銀針那道銀光一閃，她的魂魄也進入了紀紫心的身體。
就這樣，十七年來她取代了原有的紀紫心，代替她活下來，有著疼愛她的父母。
可惜好景不常，疼愛她的娘親在她十四歲那年死於難產，留下她跟剛出生的弟弟和愛妻如命的爹。

這靈鷲寺依山傍水，風景如畫，除了是娘最喜歡的地方外，也是娘跟爹定情的地方，因此往年娘跟爹總是要上這靈鷲寺來小住一段時間。
娘去世後，爹怕觸景傷情，因此每年就由她代替爹到靈鷲寺來幫娘過生辰祭，請廟裡的方丈跟師父們為娘舉行法事祭典。
就在紀紫心感傷地緬懷著過去時，不遠處傳來白果的驚恐尖叫，「啊——」
紀紫心沒多想，跳下大石，提起裙襬便往尖叫傳來的方向跑去，沒一下子便見到白果臉色慘白地跌坐在地上，全身顫抖著不斷往後退。
「白果，發生什麼事了？」紀紫心衝過去焦急問道。
「小姐……小姐……詐屍……」白果全身抖得跟落葉一樣，顫巍巍指著拽著她腳踝的那隻手。
詐屍！
紀紫心秀眉微微擰起，低頭看著拽住白果腳踝的那隻骨節分明的手，順著手臂往上望去。一個下半身還泡在水裡，面朝下穿著藏藍色錦衣華服的年輕男子。是昨天船難上的人嗎？
這樣實在很難看出他是不是已經直奔西方極樂世界，她撿了根棍子，稍微捅了捅那個趴在水渠邊上的男子，「詐屍，沒有死嗎？」
那個面朝下的男子身形微微一動，猛地抬頭，一記如冰凌般冷冽的目光朝她射去，嚇得紀紫心「啊」一聲慘叫，一屁股坐在泥濘的地上，手中的棍子也飛了出去。
她眼睛倏地瞪大，被眼前這男子深邃銳利的眼眸給駭得腦中一片空白。
男子隨即又暈了過去，未再睜開眼睛。
紀紫心拍拍胸口安撫自己，歪頭瞇眼觀察著男子。
「小姐妳沒事吧？」這時沉香也趕來了。
「沒事，被嚇了一跳而已。」紀紫心從驚豔中回神，搖頭自地上爬起，走向前蹲下身子，伸出一指探著那個下半身還浸泡在水中的男子的鼻息。
這男子雖然一身狼狽，甚至陷入昏迷，但冷峻立體的五官依舊透著一股傲然氣息。方才只是那麼一眼，但他那雙宛若冬夜星空般清冷的眼眸，卻深深烙印在她腦海裡，讓她忍不住想接近他。
沉香跟白果兩人靠了過去，小心緊張地看著那個剛剛張眼現在又昏過去的男子，不約而同地問著，「小姐，如何？」
「還有鼻息，很弱。沉香、白果你們兩個快點將他拖上岸，他繼續泡在水裡很快就要下去見閻王了。」紀紫心退開身子讓他們向前將人救上岸。
「什麼，小姐妳要救這男子？！」他們兩人異口同聲驚呼。
「囉嗦什麼，快將人拖上岸進行急救。」她瞪了他們一眼，收回目光的同時掃到了汙濁水面上暈染著一抹暗紅，心下大驚，「快點！」
「好。」小姐生氣了，他們不敢再拖拖拉拉，趕緊一人一邊將人拖上岸翻過身。一翻過身，他們三人同時驚呼一聲，「啊！」
這男子腰間插著把匕首，血水不斷自受傷的部位滲出，身上各處更有大小不同的

刀傷。
膽小的白果頓時腿軟，手顫巍巍地指著男子身上的傷口，「小姐……這男的……」
紀紫心沒有多做擔擱，併起兩指探向他的脈搏，眉頭瞬間擰成一座小山丘，顧不得男女有別，直接向前拉開男子的衣袍仔細檢查。她掃過他身上不斷往外滲血水的大小刀傷，這些刀傷暫時無礙，不過腰間的傷卻會要了他的命，這匕首上淬了毒，再不處理，便會毒發身亡。
看著他腰間那片烏黑，她當下第一個直覺就是，這麼好看的男人是怎麼得罪人的？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
「再不救他，不用半個時辰他就要去找閻羅王報到。」紀紫心表情凝重地檢視男子身上的傷口。
「不是沒傷到要害嗎？」沉香好奇地問著，「腰間這位置……應該也沒傷到器官才是……」
「他腰間這把匕首上淬了毒，再不馬上解毒，大約半個時辰便會毒發而亡。」
「這麼嚴重的刀傷就算了，竟然還中毒！」白果嘴角一抽。
紀紫心將他身上的衣物拉好，扶他坐起並命令道：「沉香，過來，你把他背起來，不要讓人發現，偷偷將他背到我們的院子裡。」
「什麼，小姐妳要救他？」白果驚呼，「還要背到我們住的院子！」
「當然，難道你們要小姐我見死不救？」
「可是，小姐，」白果連忙提醒她，「妳出門前老爺有交代，不要隨便讓人知道妳會醫術，免得節外生枝，辦完法事要早點回去，妳救了這男子，得繼續待在這佛寺裡多久？而且還不一定救得活。」
「我知道。」
「知道那小姐妳還要救？」白果低呼。
小姐雖然也是名小神醫，可老爺不喜歡小姐在他們縣城以外的地方行醫救人，就是擔心小姐會惹上是非，結果小姐現在竟然要救一個看起來背景很不單純的男子。
「當然要救。」她吃力地扶起男子，讓他靠趴在沉香背上。
「為什麼？」小姐一向最聽老爺的話，這次怎麼會違背老爺的命令？
「因為……」紀紫心咧嘴一笑，「美男不救，天打雷劈，你們瞧這男子長得多美啊！」
這話一出，白果瞬間驚呆，小姐竟然為了美男這個理由而違背老爺的交代！
沉香咳了兩聲，提醒紀紫心，「咳，小姐，色字頭上一把刀。」
「那又如何，就是三把刀我也認了。」
「小姐！」兩人又異口同聲地低呼。
他們這小姐什麼都好，就是喜歡看美男的壞毛病改不了，沒辦法，誰讓他們安陽縣沒有一個男子能讓小姐看上眼，所以小姐每每出遠門，總是睜大眼盯著路上的美男瞧，眼下有這麼好的機會自然不會放棄。
「好了，別囉嗦，沉香你慢慢站起來，小心把人背好。」她扶著男子讓沉香小心

站起。
「小姐，這男子會身中多刀，背景肯定不單純啊，妳要不要再考慮考慮？」白果忍不住再次勸小姐回頭是岸，「而且從他的傷勢來看，恐怕也很難救活。」
紀紫心瞥了他們兩人一眼，哼了兩聲提醒他們，「難救也要救，要是不救，我會一輩子睡不好覺，你們兩個從此也別想一夜好眠。」
兩人聽了滿臉疑惑。
「想知道為什麼連你們兩人也睡不好嗎？」
他們又不約而同地點頭。
「因為——我現在沒有救他，屆時這個美男死後化成冤魂厲鬼，每天晚上站在我床頭幽怨地看著我，責怪我當時為何不救他一命。」紀紫心陰森森的拉長著尾音道：「而你們兩個阻止我救他也有分，到時他肯定也會去找你們兩人聊聊天的——」
一想到那情景，白果跟沉香兩人打了一個寒顫，異口同聲叫道：「小姐！」
尤其是已經將男子背在背上的沉香，更是全身起雞皮疙瘩。
見達到恐嚇效果，紀紫心收斂心情，清冷地看著白果。「言歸正傳，白果，我是名大夫，怎麼可能昧著良心放任還有一口氣的人不管不顧？」
「小姐，我錯了。」
「沒事，妳只是遵從我爹的交代提醒我。」紀紫心一邊將人給扶好免得那人滑落，一邊叮嚀，「沉香，這男子挺沉的，你一會可得小心別摔倒了。」
「小姐妳放心，別擔心，我先走了。」沉香一將人背好，拔腿便往另一條回靈鷲寺的無人小徑奔去。
看著沉香的身影，紀紫心轉身對白果交代。「白果，妳現在馬上去跟靈鷲寺方丈要金瘡藥，就說是我不小心滑倒受傷，跟他要些傷藥，今天的法事我就不過去了，一切請方丈代勞。」交代完畢，她馬上撩起裙襬追上沉香。
紀紫心幫忙沉香扶著受傷男子，而他們回到在靈鷲寺暫住的院子時，她的另一名貼身丫鬟甘草正抱著她四歲的弟弟子翌在院子裡玩。
這一次來幫母親做法事，她徵求爹的同意後，便帶著弟弟一起來。
他們匆匆忙忙地趕回，還背著一個受傷的男人，把正在院子裡玩得歡快的兩人，還有一旁的奶娘給嚇了一大跳。
「小姐，發生什麼事情了？」甘草抱著紀子翌跟他們進入房中，問著。
「甘草，先別問，把子翌交給奶娘，快把被褥鋪好，然後叫天冬別再劈柴了，天冬腳程快，讓他馬上到下面鎮上的杏林藥鋪多買些傷藥跟布巾回來，交代他有人問起就說我受傷了，其餘的別多說。」紀紫心抽下腰上的荷包交給甘草，還時不時探探男子的鼻息，生怕他忽然斷氣。「妳到寺廟外頭的鋪子打一壺燒酒回來，動作快，不然這男人會沒救。」
「好的。」甘草迅速把床鋪好，拿了荷包便匆匆忙忙地趕出去。
「小姐、小姐，金瘡藥拿來了。」跟甘草錯身而過的白果高舉著手中的金瘡藥喊著。

「沉香你留下來給我打下手，先把這男子的衣服解開，事不宜遲；白果，妳快去煮水，這人傷勢嚴重，拖延不得。」
沉香這一路上雖然已經十分小心謹慎，盡量不碰撞到男子身上的傷口，但還是有些傷口因為一路奔跑震盪而出血，讓她不敢再擔擱。
紀紫心拿過醫藥箱準備急救，正要指揮白果幫忙時，發覺衣襬被人拉了拉，她看了下一旁已經抱著一疊白布巾站在她身邊，表情有些惶恐的弟弟，心頭一片溫暖地接過弟弟手中的布巾。
伸手摸摸他白嫩像包子一樣的臉蛋，她哄道：「子翌好棒，姊姊要救人，你先去找奶娘好嗎？姊姊忙完再過去找你。」
紀子翌年紀雖小卻十分懂事，點了點頭，對她鼓勵道：「好，姊姊加油，子翌在外面等姊姊。」
「子翌好乖，等姊姊把人救活了，再帶你到市場買糖葫蘆，你先出去。」她一邊哄著紀子翌，一邊拿出急救用具，可是看著男子身上的傷口，她有些遲疑了。
這男子身上其他傷口雖然刀刀在致命之處，卻只有皮肉傷，看來功夫應該很不錯，讓砍傷他的人無法太靠近他身邊，但腰間這淬了毒的匕首卻是近距離刺入，由此看來，應該是被他信任的人所傷，且這人是存心要他的命，加上從他身上的錦緞衣料與象徵身分的圖騰織紋來看，應該是個權貴或是富豪，他可能是捲入了什麼利益或是財產糾紛，才會被人暗中下毒手。
不管這男子是跳水逃生，或者是所搭的船被昨晚的龍吸水給吹翻才落水，想要他性命的人絕不會放棄搜尋他的下落，定會沿著江邊搜索，屆時肯定會搜到靈鷲寺。意識到這一點，紀紫心有點小懊悔，當下她真該好好看清楚，不該被眼前美色給勾引，這下後悔都有點來不及。
不過送佛送上天，她都已經將人扛回來，不可能撒手不管，但也不能因為這男子就讓自己跟所重視的人陷入危險之中。
「白果，一會兒守好院門，不要讓任何人進來，甘草跟天冬回來後就把院門上閂，還有這事要保密，除了我們知道外，其他人一句也不許透露，否則我怕會惹禍上身，記住。」
「好的。」白果跟沉香紛紛點頭。
「小姐，接下來呢？」說話間沉香已經將男子的衣物都給扒光，只剩下一件褻褲。
「白果，妳先出去守著院門。」紀紫心用一條細帶綁住自己的袖子，並從藥箱裡拿出一瓶藥，倒出幾顆藥丸和著溫水交給沉香，「沉香，你先餵他喝了這麻沸散。」而她自己則在男子各處傷口灑下藥粉，開始處理他身上其他傷口。「必須先取出他腰間的匕首，這匕首是倒鉤的，取出時要謹慎，否則容易造成大量出血，你餵藥後讓他側躺。」
「小姐，他這毒……有法解嗎？」沉香擰著眉頭看著他發黑且開始發爛的傷口，擔憂地問著。
「當然，這毒別的大夫看來是無解，可你別忘了我可是得到我爹的真傳，這毒我怎麼可能解不了，只是這裡條件差了點，過程會有些麻煩而已，放心。」談話間

她已經飛快地處理好一些傷口，「沉香，你要是不想一輩子都在紀府當小廝，而是當我爹的學徒，一會兒你仔細看著我處理的手法，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聽到了嗎？」
「好的，小姐，我會用心認真學的。」沉香表情凝重地點頭。
「麻沸散的藥效應該已經生效了，我們開始吧。」紀紫心撐開男子的眼皮觀察了下，拿過止血布巾壓在腰間的傷口上，毫不遲疑地將插在男子體內的匕首拔出……

寂靜的夜退去，晨曦從雕花窗櫺透進瀰漫著濃濃藥味的屋內，金光如幕般籠罩著趙天祺。
已昏迷兩天的趙天祺，因這溫暖刺眼的光芒而悠悠轉醒，雙眸疲憊乾澀地看著這沉寂的室內，醒來的第一個念頭是，這裡是地府？
只是身上一抽一抽的疼痛感，實實在在地告訴他，這裡不是陰曹地府而是人間，他還沒有死。
他緩慢地移動沉重的手臂，摸著自己腰間抽痛的傷口，上頭的匕首已經被拔出，傷口也已清理，是誰救了他？
就在他納悶之際，耳邊傳來一記門扉被推開的聲音，有人刻意放輕腳步聲往他的方向走來，緊接著一道驚喜的聲音自他上方傳來。
「太好了，你終於醒了。」沉香趕緊將手中的銅盆放到一旁的桌上，睜大眼仔細看著已經清醒的趙天祺。
開心的嗓音竄進耳裡，連同一張興奮的臉龐突然出現在他酸澀疲憊的眼前，是名年約十五歲的少年，是他救了他？
趙天祺眨著沉重的眼皮看著眼前這名少年，吃力地想講話，嘴巴開合半晌，好不容易才發出聲音，疑惑地問著，「你……這位小哥，是你救了我？」
「不是我，是我們家小姐救你的。」
「你家小姐……」
「你別急，我先去找我家小姐，告訴她你醒了。」沉香趕緊將擰好的濕毛巾放到他額頭上，交代一聲後便匆匆離去。
廂房內再度陷入一片沉寂，趙天祺定定望著屋頂下的梁柱，落水前的畫面浮現眼前，蒼白的臉龐浮上一絲悲痛。
那匕首讓他全身功力盡失，無力反擊，最後只能墜入江中，任由湍急的水將他沖往下游。
而將那把匕首刺入他腰間的人竟然是他……
趙天祺沉痛的閉上眼，那是他怎麼也意料不到的人……
不一會兒，半掩的門扉再度被推開，幾道匆匆奔進屋內的腳步聲，和急切卻溫和的嗓音傳進他耳中。
「太好了，你真的醒了，我還以為你得到午後才能醒來。」

趙天祺緩緩睜開眼，看見眼前這名牽著一名粉妝玉琢的小男孩，睜著一雙晶亮大眼定定看著他的姑娘，不待他反應，她已經拿下他額頭上降溫的布巾，另一手探向他的額頭。
趙天祺微睜著沉重的眼皮，看著貼在他額間的雪白柔荑，手心傳來的溫暖讓他感到有些熟悉，昏迷期間他總感覺到有一抹溫暖的觸感，跟這觸感很像，讓他十分安心，會是她嗎？
片刻，紀紫心鬆了口氣，「不錯、不錯，你人醒了，高燒也退了，總算可以放心，否則再這樣燒下去，腦子都要燒壞了。」
男子這兩天發著高燒，讓她一點也不敢大意，生怕有什麼突發狀況，萬一他不幸死在這裡，她還真不知該怎麼跟方丈解釋，現在退燒了總算可以放心。
他努力地自喉嚨裡勉強發出乾啞的聲音，滿是歉意的說：「讓姑娘擔心了。」
「不用跟我道歉，受傷也不是你願意的。」紀紫心擺擺手，同時將煨在小泥爐裡的湯藥倒出。「既然醒了，就先喝藥吧。」
趙天祺吃力地想坐起身子，紀紫心見狀連忙阻止，「你不要出力，讓沉香來就好，出力不當，好不容易止住血的傷口又會裂開，沉香你過來扶這位公子坐起身。」
「大哥哥，你別亂動，讓沉香來就好，要不然流血會痛痛。」紀子翌趴到床榻邊，奶聲奶氣地學著紀紫心說話。
「公子，我來就好，你別出力，要是姿勢不對，就會像我們小姐說的，好不容易癒合的傷口又要裂開了。」沉香向前將趙天祺扶起，小心地將一顆枕頭塞到他後背，讓他靠得舒服些。
趙天祺沉重得喘口濁氣，看著紀紫心和她身邊的紀子翌，「姑娘，這裡是……」
「這裡是靈鷲寺，我是紀紫心。」紀紫心拿過湯藥餵他，「你別說話，先把湯藥喝下，這湯藥可以舒緩你身上的疼痛，尤其是腰間的毒傷，藥效發揮後就不會再那般灼痛，等湯藥喝完再幫你的傷口換藥。」
看著她，趙天祺眼眸微斂回想著。何時被沖到岸上他已經不記得，只依稀記得當他勉強睜開模糊的眼，想看這世界最後一眼時，一張倉皇的臉蛋赫然出現在他眼前，救他的會是眼前這位姑娘嗎？
「我隱約記得有位姑娘被我嚇得不清……那位姑娘是妳？」他遲疑地問著。
「當然是我們小姐，我們跟小姐到河渠邊散步，發現你奄奄一息地趴在岸邊，小姐就把你救了回來。」一旁的沉香趕緊將當時的情景告知他。
「沉香，誰讓你多嘴。」紀紫心橫了沉香一眼，將已空的藥碗交給他，開始解趙天祺身上包裹傷口的布巾，「把換藥工具端過來，趁這湯藥藥效還未發作，先幫這位公子換藥。」
「好的。」沉香將桌案上放著布巾、藥膏跟藥粉的托盤端來，放到床邊的矮几上。紀紫心拿過一塊乾淨的布巾，替殘留在他身上的藥漬擦拭乾淨，消毒、上藥。
「姑娘的救命之恩……」趙天祺看著她像是常做這事一樣，手腳俐落地幫他消毒、換藥，一氣呵成，絲毫不拖泥帶水，「在下……」
「救你只是舉手之勞，不必放在心上，好好休養才是真的。」她挖了另外一種傷

藥抹在布塊上，「深吸口氣，這樣藥膏貼上時才不會痛，忍忍，這藥膏剛貼上時會有股灼熱的刺痛感，像火燒一樣，可對你傷口復原很有效。」
真如她所說，這藥膏一貼上，一道像是火燒一樣的疼痛襲上腰間，趙天祺猛地倒吸口氣，手摀著腰間剛換好藥的傷口，試圖減緩那股灼燙的刺痛感。
「忍忍，約莫半刻鐘後就不會那麼痛了。」換完藥後，紀紫心幫他把脈，脈象已經恢復穩定，她才安心的說道：「你先休息，我去開藥方讓白果幫你抓藥，晚一點再來看你。」
「大哥哥，你好好休息，子翌等一會兒再來看你。」紀子翌朝他揮揮手後，牽著紀紫心的手離開。
紀紫心又交代沉香一些事情後便離開，沉香看見他摀著胃緊皺眉頭的糾結表情，猛然想起一事。
「糟糕，我忘了小姐稍早有交代過我，你一醒就要先餵你喝一點粥墊底才能服用湯藥，這麼重要的事情我怎麼忘了，竟然沒有提醒小姐，你還沒有喝粥就先喝湯藥，被她知道一定要罵死我。」沉香用力拍了下腦門，低呼了聲，趕緊到屋外拿在窗下隔水煨著的湯粥。
趙天祺手摀著有些不太舒服的胃。「你別緊張，現在喝也是一樣……」
「不一樣，哪有一樣，你腰間的毒傷，我家小姐說了，你方才喝的湯藥是帖猛藥，得先墊點東西否則容易胃痛。」沉香焦急地一口接著一口將湯粥餵進他嘴裡，就怕餵得太慢被他家小姐發現他的疏忽。「這粥好喝吧，這可是我家小姐親手熬的，對於你體力恢復很有幫助。」
幾口湯粥喝下，胃果然沒有再像方才那般不舒服，隱約地也感覺到腰間的傷口不再像之前那般灼燙刺痛，趙天祺疑惑地問道：「沉香，你家小姐會解毒？」
「當然，我家小姐可是人稱神醫的傳人，要是不會醫術不會解毒，公子你兩天前就得去見閻羅王了。」沉香將最後一口湯粥餵進他嘴裡，得意地讚揚著他家小姐。
「原來如此……」
「對了，你是跟人結什麼恩怨？否則怎麼刀刀要你的命？還在匕首上淬毒，我家小姐說了，在匕首上淬毒，這人就是存心不讓你活。」沉香好奇地問道。
聞言，落水前的畫面再度浮現眼前，趙天祺垂下眼瞼，表情浮現一抹沉痛。
沉香見他原本已經稍微恢復血色的臉龐再度蒼白，緊張地趕緊擺擺手，「這位大哥，你不想講就別講也別想，你現在是傷患，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養，不要去想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的老天爺，要是被小姐知道他打探病人隱私，害病人無心養傷，準會扒掉他一層皮。
趙天祺用力吞下心頭的那抹苦澀，搖頭，「我沒事，你不用擔心。」
「沒事就好，沒事就好。」沉香看了眼已空的碗，「你還要再喝一碗粥嗎？」
他搖頭，「沒什麼胃口。」
「你剛剛喝下的那碗湯藥也差不多發揮藥效了，你先躺著閉上眼睛休息，我去看看小姐還有什麼要交代的。」沉香扶著他躺下後，便離開廂房。

待沉香離去，趙天祺闔上的雙眼再度睜開，宛若古井般沉靜無波的黑眸定定望著上頭的房梁，看不出一絲情緒，但棉被下爆著青筋的拳頭，卻洩漏了他難以抑制的悲憤心緒。

太后病重，急需生長在雪山火山口的冰燄火蓮為藥引，他奉皇令前往雪山尋找，卻在完成皇上所交代的事情，準備回京之時，接到太后病危的飛鴿傳書。

他與兄長商量後，決定冒著風險走水路，先將其中一朵冰燄火蓮以最快的時間送回京城，其他雪蓮則由他信任的心腹手下，走陸路安全送達。

可他萬萬沒想到，這是一個早已設計好的陷阱，有人買通殺手謀害他。

而捅他一刀的人不是別人，是他最敬重的大哥——趙天佑。

第二章　帶著美男趕緊逃

連著幾天的法事終於結束，礙於他們院子裡藏著一名重傷傷患，不能因法事結束就打包行囊匆匆離去，因此紀紫心尋了個接連多天法事身心疲憊的藉口，向靈鷲寺方丈請求在寺廟裡多住幾天，方丈不疑有他，便答應讓他們在寺廟裡多住些時日。

之前因為大雨影響了他們的回程時間，在家裡等他們兩姊弟回去等得有些心神不寧的紀世杰，讓人捎來了信，要他們法事一結束便趕緊回家，別在外多做逗留。

紀紫心坐在院子裡，一邊用樹枝教弟弟在地上寫字，一邊看著爹讓人送來的信件。內容跟前幾封信一樣，法會結束就讓他們趕緊回去，他這個老人想念他們兩姊弟了。

動身回家她也想啊，可她救的那位安睿公子現在還不能長途勞累，只能再多待幾天。

不過，還好經過這幾天的休養，他身上的傷口雖然還未完全結痂，卻可以稍微下床活動。也許是因為他長年習武的關係，身體復原的狀況比一般人還要好上一些，所以已經能略走兩步。

可她還是不敢大意，生怕一不注意，或者是因為趕路，馬車晃動撕扯到傷口，便會讓好不容易結痂的傷口再度裂開，這也是她遲遲未起程的原因。

趁著今天天氣風和日麗，趕緊讓沉香備熱水，先幫他洗頭，再徹頭徹尾幫他將身體好好擦拭一番，否則他身上的酸味都快飄酸十里了。

要是被突然來這院子的方丈或是其他師父聞到，她實在很難自圓其說啊！

這時，甘草驚慌的聲音遠遠地便從院門外傳了進來，「小姐，小姐！」

趙天祺在沉香的幫忙下，換上紀紫心幫他準備的新衣服，才一腳踏出廂房便見到神色慌張的甘草衝進院子。

甘草上氣不接下氣地對著坐在紀子翌身邊紀紫心喊道：「小姐，不好了。」

紀紫心放下手中的書信，抬起頭看著跑得臉色發青的甘草疑惑問道：「發生什麼事情了？瞧妳急成這樣，我不是讓妳跟天冬去買藥嗎，藥呢？」

「小姐，我跟天冬剛剛拿著藥方到杏林藥鋪買藥，才要踏進藥鋪便見到幾個看起來十分兇惡的男子拿著張畫像在找人。畫像我是沒看到，可他們形容的長相身形跟安睿公子很像，我一聽不對勁，就趕緊跑回來通知妳。」甘草摀著急喘不已的

胸口，一股腦地將自己看到聽到的告知紀紫心。
「長得相像的人很多，也許他們找的是別人。」
「不，小姐，他們還說了，他們要找的那男子腰間受了刀傷……」甘草接過白果為她倒來的茶，猛灌了口後，繼續將聽到的消息告訴紀紫心。
「腰傷？甘草，妳確定妳沒聽錯？」這消息讓紀紫心倍覺不妥。
「沒聽錯，小姐，我跟甘草沒有聽錯，他們確實說的是要找腰間受了刀傷的男子，其中一人還說，前頭有幾家藥鋪表示最近常有人到杏林藥鋪買傷藥，這才循線尋找到杏林藥鋪。」閂上院門後來到她身邊的天冬也用力點頭，「而且小姐，我瞄到他們其中一人的手背上有個黑色狼頭的紋身，很是恐怖。」
狼頭……
聽到這訊息，趙天祺的心沉了下，那天那些黑衣殺手的首領手背上也有一個狼頭紋身。
這是趙天佑沒看到他死在他眼前，派出來追殺他的人！
他的存在對趙天佑是個威脅，是個阻礙，沒有尋到他的屍首，趙天佑是不會放棄的，他不能繼續待在這裡連累紀姑娘一行人。
緊了緊袖下的拳頭，他當機立斷做出決定後，臉色凝重地走向紀紫心。
「紀姑娘，妳的救命之恩，在下日後定當回報。」趙天祺抱拳說完，便打算從後山離去。
「等等，你別告訴我你現在要離開。」紀紫心眉頭微蹙，歪頭看著一臉陰霾的趙天祺。
趙天祺沉默地點頭。
「你不知道你的傷口現在才剛癒合，連走路都有問題，更禁不起你奔波逃命嗎？」紀紫心瞇著眼冷聲提醒他。
「紀姑娘救在下一命，在下不能再連累姑娘一行人。」趙天祺拱手一禮，便轉身緩緩地向院門走去。
「等等，你不能走，你現在走了，會要你的命的！」
「姑娘的恩情，在下日後定當回報。」趙天祺停下腳步回身，再度抱拳作揖後，頭也不回地離去。
就在趙天祺拉開院門一腳準備跨出院子時，眼前突然一黑，悶哼了聲，便失去了知覺。
紀紫心睞了眼整個人向後傾倒，癱軟在她身上被她吃力撐住的趙天祺，勾著嘴角冷哼了兩聲，側過頭喊道：「沉香、天冬，你們兩個過來架著他。」
沉香跟天冬一人一邊架著陷入昏迷的趙天祺，滿臉不解地看著他家小姐，異口同聲，「小姐這……」
紀紫心將插在趙天祺後背穴道上的銀簪子拔起，插回自己的髮髻中，當機立斷下令，「白果，妳馬上拿幾床被子鋪在馬車上。沉香、天冬，白果被子一鋪好，你們便將他抬到馬車上。
「甘草，妳跟奶娘兩人馬上整理我們的隨身物品，半個時辰內一定要出發，趕未

時那艘船班到對岸福興縣城，你們可得俐落些，別耽誤時間。」
「好的。」白果、甘草跟奶娘三人即刻散開，按著紀紫心的交代辦事。
「沉香、天冬，為了安全起見，你們安置好安睿公子後，馬上把所有曬乾準備當柴燒的藥渣倒進爐灶裡燒了，你們其中一人要親自監看，另外一人把整個院子巡視一遍，不能被發現任何一點藥渣，否則有可能會為我們帶來殺身之禍，聽到沒有！」她叫住他們兩人慎重交代。
「小姐，我跟天冬辦事妳放心。」
「我跟子翌現在去跟方丈辭行，等我回來，馬上出發。」交代完畢後，紀紫心看了他們幾人一眼，便牽著紀子翌前往大殿找方丈。
約莫半個時辰後，紀紫心一行人分別駕著兩輛馬車離開靈鷲寺。他們離開靈鷲寺不久，甘草他們在鎮上碰到的那幾個男子便找上了靈鷲寺……

十天後——
「爹，他不要緊吧？」紀紫心站在紀世杰身後，焦急地問著。
他們一回到家，她便讓天冬趕緊到前頭醫館找她爹救命，心急火燎地把他從醫館裡拉回家，不等他開口，就直接將他拉到已經陷入昏迷的趙天祺面前。
紀世杰將最後一根銀針自趙天祺身上抽出後，回過身瞪了一個多月不見的女兒一眼，忍不住責備，「讓妳出門在外別惹事，妳看看妳惹了什麼大麻煩，要是再晚個兩天回來，這男子的身子就廢了，就算活下來也是破敗的身體。」
「爹，我不就是知道這一點，才沒日沒夜地趕回來嗎！」她就知道爹看到安睿的狀況，肯定會把她罵得狗血淋頭。
可是沒辦法啊，當時的情況根本容不得她繼續在靈鷲寺裡多停留幾天，她們到達渡船口時，距離開船還有段時間，她讓沉香跟天冬先將安睿抬進船艙，再去還租借多時的馬車，同時讓沉香找人前去打探他們離開靈鷲寺後的事情，再寫書信送到他們前往靈鷲寺時就已經先預訂回程所要住的客棧。
本來心想過了江就可以喘口氣，讓安睿在福興縣城的客棧裡好好休養幾日，等傷勢完全癒合再上路。
可哪裡知道，他們下榻後第二天一早，她找人暗中查探的消息便送到她手中。果然不出她所料，他們離開後沒多久，就有一群人上靈鷲寺打探消息，無所獲後便離開，她請去打探的人又從一名師父口中得知，那群人決定搭船前往下一個渡口。安睿當時被沉香跟天冬抬上船時，渡口上有不少人看見，難保那群人不會得知這事！屆時循線追查，很快就會查到他們身上，逼得她不得已連日趕路，才會沒有時間讓安睿好好休息又無法按時服用湯藥，加上道路崎嶇，這一路上避震效果不好的馬車總是搖搖晃晃，讓他身上的傷口不慎裂開，又再度發炎發燒，這才影響到他的傷勢復原。
「說妳，妳還委屈，妳這是拿病人的命開玩笑！」紀世杰掄起拳頭敲著女兒的頭，「我教妳的妳都學到哪裡去，他身上中的毒雖解，可是之後的調養不可馬虎，尤

其忌勞累，這一路奔波就犯了第一個大忌！」
只要是攸關病人生命的事情，她爹就六親不認，連女兒也一樣，在眾人面前可是不會給她留面子的。
紀紫心揉著被敲疼的腦袋反駁，「爹啊，我哪裡敢拿他的命開玩笑啊，這一路上我可是不斷地對他施針，一落腳第一件事情就是熬藥，他這才得以保命的。」
紀世杰又用手指直戳她的頭，沒好氣地說：「幸好妳這一路有用銀針替他保命，否則妳爹我現在就家法伺候妳了。」
「爹，我知道錯了，可是當時的情況真的不容許我們在外頭多待些時日啊。」
「紀老爺……在下沒事……請你不要再苛責紀姑娘……」身體已經感覺舒服許多，意識也恢復的趙天祺，聽到他們的對話，他扯了下站在床榻邊的紀世杰，虛弱地為紀紫心求情。
「醒了！」紀世杰看了他一眼，語氣明顯輕鬆不少，「安公子，人命關天的事情，豈是三言兩語可以隨便帶過，況且心兒未來是要繼承老夫衣缽的，必須讓她清楚知道嚴重性，你好好養傷，其他的就別管。」
「安睿，這事本來就是我處理方式不對，被我爹責罵也是應該的，況且我爹也是為我好。」紀紫心連忙解釋，免得她老爹被誤會。
「是在下唐突了，紀老爺抱歉……」
「沒事，安公子不用對老夫感到抱歉。」紀世杰又為他診了次脈後命令，「心兒，妳過來，替安公子診脈後開張藥方給爹看。」
「是。」紀紫心替趙天祺把脈後，拿過紙筆開了藥方。
「這方子開得不錯，按著妳開的這藥方一天服用四次，連服五天。」紀世杰接過她開的方子瞄了一眼。
紀紫心接過藥方看了下點頭，「好的，爹。」
「這人既然是妳救的，就由妳來照顧他到康復，不許假手他人，每天早晚都要向我報告安公子身體復原的情況，醫館裡等著看病的病患很多，爹回醫館。」紀世杰又交代了些事情，才轉身離去。
「爹，您慢走。」紀紫心送她爹到門口。
不一會兒，紀紫心重新走回榻邊，幫趙天祺拉好被子，「安公子，你先休息吧，我到前頭抓藥。」
趙天祺黑眸裡凝著一抹愧疚，看著紀紫心，「紀姑娘，是在下拖累妳。」
「沒有，我爹就是這樣，只要牽扯到病人，絕對不假辭色，況且我未來要繼承我爹的衣缽，我爹自然對我更加嚴厲。」紀紫心擺擺手，嘿嘿笑了兩聲，「我都已經習慣了，跟你無關，無須放在心上，你先休息，我幫你熬藥去。」
看著她的背影，趙天祺回想著她與紀大夫父女兩人，以及這一路上她與弟弟的互動，竟然讓他產生一種欽羨，這種親情是他從來未曾享受過的。
紀紫心才剛踏出院門，一記尖銳高亢的嗓音便由遠而近傳來，「我說紀紫心，紀家大小姐，妳真當這家裡是善堂了嗎？」
「二嬸，妳在說什麼？」紀紫心停下腳步，看著朝她忿忿走來的二嬸陳氏，瞧她

那雙眼都快噴出火的模樣，像是特意來找她吵架似的。
她才剛進家門將安睿安頓好，一口茶都還沒喝，二嬸不待在他們二房自己的院子，跑到他們大房這裡做什麼？
「我說什麼，我說妳平日撿一些缺手缺腳不正常的阿貓阿狗，幫忙打雜抵藥錢就算了，現在還要開始收留流浪漢了嗎？」陳氏食指忿忿地指了指她，又指向趙天祺所住的屋子。
紀紫心皺起眉頭瞇眸，看著已經吃出三層下巴身材圓滾的陳氏，「什麼阿貓阿狗，二嬸妳講話可以不要這麼難聽嗎？」
「嫌我說話難聽，那就不要把一些上不了檯面雜七雜八的人往家裡抬，免費看診給湯藥就算了，現在連人都帶回來住，還是個男人！」陳氏揮著她那快比柱子還粗的手臂，宛若甜不辣的食指也指到紀紫心的臉上，「妳一個大姑娘家害不害臊，妳要不要臉！」
「二嬸，我爹都沒說什麼了，妳會不會管太寬！」紀紫心不悅地瞪了陳氏一眼。
沒料到她會這麼回她，陳氏噎了下，撇撇嘴，「妳爹是個男人，自然不會說什麼，可妳是個姑娘，怎麼可以這麼沒臉沒皮地帶著男人回來，這事要是傳出去，妳叫我們二房的臉往哪裡放！」
紀紫心扯著一邊嘴角，冷聲提醒陳氏，「你們的臉往哪裡放？二嬸，我們大房的臉面跟二房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怎麼會沒關係，可別忘了妳二叔跟妳爹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兄弟，妳丟臉難道我們二房的臉面還能不跟著丟？大房跟二房可是連在一起的！」
「親兄弟？據我爹說，祖父才剛下葬，妳婆婆便將我爹趕出家門，讓里正寫了封切結書，註明大房跟二房正式分家，我爹從此與你們二房毫無瓜葛，甚至還有里正簽名蓋印的證明，這事族裡所有人都知道，就算丟臉也只丟我大房的臉，跟妳二房什麼關係？！」
「當年老太太一個女人無法帶兩個孩子才會分家，後來老太太也同大伯道過歉。」
這丟臉難看的陳年舊帳又被紀紫心翻出來，陳氏心頭那把火燒得更是旺盛，怒聲指責，「妳爹都不記仇，也接老太太跟妳二叔回來一家團圓，妳這個女兒倒好，成天記著舊帳，搬弄是非挑撥他們兩兄弟的感情。」
「挑撥？我怎麼挑撥了？二嬸妳確定我爹是接你們回來團圓的嗎？我記得沒錯的話，我爹是讓你們二房先暫住在我們大房，也不知二房何時要搬出去？」
結果這麼一暫住，二房一家就死賴著不走了，真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這二房是爹的繼母越氏所生，祖父剛過世，屍骨未寒，這個跟爹沒有一點血緣關係的越氏就以她一個寡婦養不起兩個孩子為由，請來里正為她做主分家，給了他兩兩銀子，還說自己已仁至義盡，大雪天裡便將年僅十一歲的他趕出家門。
當時天寒地凍，爹連件保暖衣物也沒有，昏倒在破廟裡，所幸被剛好躲進破廟避風雪，名滿天下的遊鈴神醫所救，此後便跟在神醫身邊學習醫術。
十多年後爹繼承了遊鈴神醫的衣缽，在安陽縣開設醫館，他醫術了得，專治疑難雜症，上門求診的病患絡繹不絕，由於幾乎沒有治不好的病症，他更被人稱為神

醫。
而他那沒有血緣的繼母和她所生的兒子，沒幾年的時間便將祖父留下的產業給敗光，更欠了一大筆債務，舉家躲債躲到了安陽縣。
越氏無意間看見外出看診的爹，認出了他，一番打探之下，發現他不只是人人稱讚的神醫，也有一家叫回春堂的醫館，更有不少田產，可以稱得上是家財萬貫的富戶，便沒臉沒皮地帶著她那不學無術的兒子媳婦黏了上來，在爹面前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當年實在是不得已等等。
事隔多年，爹也不想計較，畢竟二叔跟他還是有血緣的兄弟，加上年關將至，與娘商量後，同意讓二房先暫住在他們家。
沒想到這一暫住，二叔這一家子就死賴著不走，把她家當成了自己家，還當起大爺來著，二叔更打著爹的名義在外頭惹是生非，每次都讓爹出面替他處理爛攤子。
還有爹那個沒有血緣關係，恬不知恥的繼母跟她的媳婦陳氏，在母親因難產過世後，一家貪婪的本性便露了出來，開始覬覦起他們大房的家業。
老太太先是要求回春堂每年盈餘分一半給二房，一哭二鬧三上吊逼得他最後同意每年分二房兩成。
人心不足蛇吞象，老太太領了兩年的錢後，又開始覬覦當家的權力，故技重施哭鬧要求爹必須從身為女兒的她手中收回中饋，讓她這個紀府最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執掌，爹不同意，老太太便在外頭敗壞他的名聲，傳播他不孝等等之類的惡意流言。
爹以讓女兒掌中饋是過世妻子的意思，要收回中饋必須妻子同意，要老太太自己到妻子墳前擲筊詢問是否同意，這事才安靜了下來。
可是沒兩年，這老太太又鬧了，什麼她已經過了十六，早該嫁人，要她趕緊嫁了交出掌家權力。
深愛娘的爹是位知名的醫者，在診脈的生涯中看盡了各種大戶或是小老百姓家後院，女人為了一個男人暗中爭權奪利或是痛苦一生的景象。
不忍她日後出嫁必須與別的女人分享一個丈夫，承受那些苦楚，因此爹允諾過她讓她自己擇婿，擇一個真心疼愛她一生一世，只有她一個女人的男人，如若沒有這種男人，寧缺勿濫，因此她才會過了及笄之年還未婚配。
因此，當老太太又故技重施時，爹便說子翌年紀太小，不知以後是否能夠繼承他的衣缽，至今未讓女兒出嫁，便是要留她下來做為守灶女，以此為由，又堵了那貪婪老太太的嘴跟二房的心思。
雖然堵了他們的嘴，可是這老太太跟二房一樣沒少鬧沒少惹麻煩，想盡任何藉口向大房要錢，總歸就是想吞掉她爹辛苦賺的血汗錢。
一提起當年，陳氏馬上翻臉跟翻書一樣，那張憤怒的表情瞬間變得幽怨哀戚，淚珠更是懸在眼眶裡，摀著唇泣訴，「沒想到……二嬸我對妳一番好意……卻成了驢肝肺……」
紀紫心心下忍不住對陳氏這浮誇的演技嗤笑了聲，這陳氏收放自如三秒掉淚的演技厲害到都可以角逐影后了，可那泫然欲泣楚楚可憐的表情，實在不適合放在她

那張快跟母豬媲美的臉上，只會讓她覺得搞笑。
她不耐地擺擺手，揮揮手中的帕子，「二嬸，把妳的眼淚收起來吧，裝可憐這招對我沒用。」
陳氏被她這句話給噎得差點氣煞。
「二嬸，妳硬是將挑撥什麼的大帽子扣在我頭上，無非就是擔心年底盈餘少分了，想藉這事多要點，不過，二嬸，妳似乎忘了一點。」紀紫心沉聲提醒她。
陳氏擰緊眉頭。
「我爹的回春堂，妳跟二叔可是連一個銅板都沒有拿出來入股，這兩成的盈餘也要我父親同意給，妳二房才能拿，而不是妳想要，我大房就一定得給你們。」紀紫心不疾不徐地提醒她。
「妳！」陳氏理直氣壯地回她，「妳可別忘了，當時是大伯親口答應老太太，每年分二房兩成盈餘！」
紀紫心掀起眼皮睨了陳氏一眼，「我爹他是有答應沒錯，可二嬸別忘記，我爹當時還說了一句話，只要回春堂是他掌權，就有二叔的兩成分紅，可回春堂今年開始已經是我掌權，說穿了現在回春堂的東家是我，二房想從我這東家手裡拿走任何一個銅板，都得要我同意！」
聽她這麼一說，陳氏面色閃過一絲凌厲，說話的語氣也多了幾分不客氣，「怎麼，妳難道連妳爹的話也不遵從了？」
看著那面紅耳赤，兩頰肥肉微微顫動的陳氏，紀紫心心下冷笑，「我爹的話我自然會遵從，不過先決條件得二房安分守己，如果二房還想從我手中分到那兩成盈餘，最好少干涉大房的事情，否則你們不僅分不到那兩成，我還會請你們搬出去，妳最好看我敢不敢！」
「二嬸我可是為你們大房著想，妳不領情就算了，竟然還反過來威脅我，想轟我們二房出門，妳眼裡還有沒有我這長輩！」
一想到每年年底的兩成盈餘掐在這個對她一向不假辭色，從不當她是長輩的紀紫心手裡，她就不甘心，何況紀紫心現在更威脅要將他們二房轟出去，陳氏氣得幾乎要咬碎銀牙。
「二嬸，叫妳一聲二嬸是給妳面子，妳要是再繼續對我大房指手畫腳，或是對我爹跟我所收留的病人無禮，尤其是指使那些用工作抵醫藥費的病人來服侍你們二房，就別怪我翻臉不認人，將你們轟出去自力更生。每個月少了二房的開支，又可以多救一些人，相信我爹會同意我這麼做的。」
她不在府裡的這一段期間，二房的所做所為和所有惡行，從她一下馬車便有不少人告狀到她這裡來，現在又想利用她帶回的病人借題發揮，從大房得到更多好處。對於這貪婪的二房，她不會像她爹那樣好說話，若二房不來干涉她，她不介意養著二房一家子，但若做得太超過，踩到她的底線，就別怪她翻臉無情。
「反了，反了，我們二房難道沒資格指使那些人做事嗎？妳竟然為那些窮人要轟自己二叔出門！」
「沒錯，你們就是沒有資格指使他們，妳要是覺得不能指使這些病人為你們二房

做事，不開心，大可以舉家搬出去找正常的人服侍，我絕對不會阻攔！」紀紫心不客氣地撂話後，便轉身走人。
陳氏氣得攥緊袖中拳頭，怒視著紀紫心離去的背影，「紀紫心，妳這目無尊長的賤蹄子膽敢威脅我，我就不相信沒人制得了妳，給我等著，非得讓妳好看，到時看妳如何繼續在我面前耀武揚威！」

紀紫心在門框邊敲了兩下，發現對著窗外發呆的安睿並沒有聽見，她也不等他開口讓她進屋，便領著端著湯藥的白果跟提著熱水的沉香逕自進入屋裡。
她拉過床榻邊的矮凳坐下，將藥箱放到一旁的圓几上，接過白果手上剛熬好的湯藥，「安公子，你在瞧什麼，喝藥了。」
這安睿似乎心事重重，總是半天不說一句話，臉色凝重地看著窗外陷入沉思，每個人都有隱私，她也不好追問，只盯著他用藥。
趙天祺回過神，看了他們主僕三人一眼，掀開被子坐到床沿，接過她手中湯藥，「有勞紀姑娘了。」
「這碗湯藥喝完後，就可以改採服用藥丸的方式調養身體。」紀紫心開始從醫藥箱裡拿出換藥、看診的工具。
「這麼說，在下的身體已經復原的差不多……」趙天祺垂下眼瞼，看著已空的藥碗，幽深的眸底緩緩流過一抹茫然。
看著他低眉垂首，辨別不出情緒，她忍不住撓撓一邊額角，「你是不是在想復原後該何去何從？」
她自小跟著父親學習醫術，救過不少重病或被人追殺的重傷患者，其間不乏達官顯耀或是江湖草莽，一般經過一陣相處，熟識後，總是會或多或少透露自己的身分或是江湖地位。
可安睿跟她以往接觸過的患者不一樣，他絕口不提自己的來歷，依她這一陣子對他的觀察與了解，他恐怕不是身分神祕高貴，就是心中藏著無法與人訴諸的極悲痛苦，而他的名字恐怕也不是真名。
見他不回答自己的問話，從他那對如古井般沉定的黑眸也看不出他此刻的心緒，只好自己揣摩他的想法。
「如果一時之間沒地方去，你可以留在回春堂幫忙。」
聽她這麼一說，趙天祺眉毛微挑，對她的提議感到一絲詫異。
紀紫心接過他一直拿在手中的空碗，「安公子，去留權決定在你，你現在只需要好好養傷，其他的一切無須想太多。」
趙天祺沉沉地回了她一句，「在下知道了。」
「沉香，先將安公子身上的衣物跟包裹著傷口的布巾解下，擦拭過他身上的藥漬後，將這瓶藥倒進熱水裡，按著我方才交代你的方法擦拭安公子身上的傷口。」
算是達到共識，她自藥箱裡拿出一個瓷瓶交給沉香。
「是的。」沉香手腳俐落地退去趙天祺身上的衣物跟包紮傷口的布巾，並讓他躺

crescent

下，而後又按著紀紫心的交代，將一條乾淨的布巾放進已經加了藥的熱水裡，稍微搓揉了下後，拿起布巾擰乾覆蓋在趙天祺腰間的傷口上。
傷口上那過於熱燙的溫度和略顯刺激的藥性，讓趙天祺眉頭不禁微皺。
「這熱水裡加了我爹配的獨門祕方，熱敷一下有助於活血消腫，傷口會復原得更快，不過藥劑有些刺激，你忍忍。」
趙天祺強忍著傷口周圍不時竄上腦門的灼痛感覺，輕「嗯」了聲。
約莫一刻鐘後，她讓沉香將敷在腰間的布巾拿走，並在趙天祺的傷口上抹上一種特製藥膏，他那原本一直發紅發癢的傷口頓時感到一陣舒適的涼意，讓他舒服地吐了口長氣。
「這藥膏是我爹特製的冰肌凝露，對傷口消炎及疤痕的修復非常有效，你腰間的傷口已經不再流出血水，可以開始抹冰肌凝露加速傷口的收縮及癒合。」紀紫心一邊幫他包紮，一邊為他解釋。
「對了，我爹特別交代這冰肌凝露效果雖然很好，但是你還是要注意身上的傷口，尤其是腰間的傷口，動作不宜過大，避免撕扯到剛癒合的傷口和新生的嫩肉，造成二次傷害。」
「有勞紀姑娘跟紀大夫費心，你們兩位的恩情，在下日後定當回報。」他垂眸看向拿著布巾細心專注地為他傷口包紮的紀紫心。
「救死扶傷本來就是我跟我爹的工作，救你一命這事你也別掛在心上，更別提回報。」她避開傷口在他腰間打結，順便跟他說清楚，免得他一直將這救命之恩放在心裡，「我跟我爹救人從不求回報的。」
這時，一記興奮的嗓音自外頭傳來，「姊姊、姊姊。」紀子翌開心地拿著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紙鳶跑了進來，「姊姊，我們去放紙鳶。」
紀紫心笑咪咪的看著一張小臉蛋因為奔跑而變得紅通通的弟弟，柔聲問著，「子翌怎麼會有老虎紙鳶？」
「是風沛哥哥送我的，他在前頭。」紀子翌短短的手臂往前頭的醫館一指，然後趕緊拿著老虎紙鳶到趙天祺面前獻寶，「安哥哥你看，我有老虎紙鳶。」
趙天祺接過他手中的老虎紙鳶點頭，「很漂亮，紮得跟真老虎一樣。」
一聽到這名子，紀紫心一對好看的秀眉微蹙，「子翌你說秦風沛來了？」
第三章　滿身功夫驅惡霸
紀子翌點頭又從衣襟裡拿出一包油紙袋，拿了塊糖糕咬著點頭，「他還給子翌帶了好吃的糖糕。」
紀紫心翻翻白眼，思慮後決定先溜。
她拿過趙天祺手中的紙鳶，拉著弟弟白嫩嫩胖乎乎的小手，就要往門外走去。「子翌，你不是要放紙鳶嗎？姊姊帶你到後山放紙鳶。」
紀子翌興奮地點頭，正要跟姊姊手牽手到後院放紙鳶，忽然「啊」了一聲，整個人定在原處，搖頭，「姊姊，我們不能去放紙鳶了。」他含糊不清奶聲奶氣地說著爹爹交給他的重要任務，「姊姊，爹爹方才讓子翌跟妳說，叫妳到醫館去一下。」
「爹爹讓我到前面醫館？」紀紫心嘴角微抽，連忙問道：「爹有說什麼事情嗎？」

現在那人在前頭，她一點也不想過去。
紀子翌不開心地搖頭，「爹爹沒說，只讓姊姊到醫館。」
既然爹發話了，那她不到前頭去不成，洩氣地嘆了口氣，摸摸弟弟那像是剛蒸熟的白嫩包子臉，「子翌，那讓沉香陪你到後山放紙鳶，姊姊先到前頭去問問爹爹有什麼事情。」
「不要，那我要在安哥哥這裡，安哥哥剛剛吃了苦苦的藥，我分他吃好吃的糖糕，等明天姊姊再帶我去後山放紙鳶。」紀子翌張著晶亮的雙眼，看著毫無表情的趙天祺還有一旁的空藥碗，以為他是因為喝了難喝的藥所以不開心。
紀子翌這話才說完便已經爬到床榻上，從油紙袋裡拿出一塊糖糕想餵趙天祺，「安哥哥吃，甜甜，嘴巴不苦，甜糕好好吃。」
看著紀子翌這張可愛柔軟的小臉蛋，和望著他的這雙澄澈圓滾滾的眼珠子，冷硬的心總是不自覺融化。
一向不愛甜食的他不忍拒絕紀子翌這小包子熱心的關懷，嘴角微揚，抬手摸摸他的頭，張嘴吃下他手中的甜糕，「謝謝。」
「不行，你安哥哥要靜養。」
趙天祺摸摸他那顯得失望的包子臉，看向紀紫心，「紀姑娘，讓子翌待在這裡吧。」
雖然已經頗為習慣他們一大一小的熱絡互動，紀紫心還是禁不住地泛起狐疑，怎麼也想不通。
一向不喜跟陌生人親近的子翌，不知怎麼的卻很喜歡這個總是一副生人勿近的安睿，回安陽縣的路上就常鬧著要跟安睿搭同一輛馬車。回到家後只要一想到，他就屁顛屁顛地跑過來找安睿，即使他因喝藥陷入沉睡，子翌也要坐在床邊看著他，對著安睿奶聲奶氣地說著童言童語。
「那好吧，子翌，你先跟安哥哥在這邊，記住不可以影響到安哥哥休息，姊姊到前頭看看爹爹有什麼吩咐。」
得到姊姊的首肯，紀子翌開心地點頭，「子翌會乖乖的，不會吵安哥哥。」
紀紫心又轉頭交代沉香，「沉香，你就待在安公子這裡看著子翌，不可以讓他調皮。」
沉香看著小姐離去的背影忍不住地嘆了口長氣，「唉，這秦公子一來，我們小姐又有得煩了。」
「煩？」之前紀紫心那一閃而逝的困擾神情並未逃過趙天祺的眼，現在沉香又沒來由地咕噥這一句話，引起他的好奇，「紀姑娘似乎不太歡迎前頭那位秦公子。」
「安公子，你怎麼知道我們小姐不太歡迎那位秦公子？」沉香詫異地驚呼。
「方才紀姑娘一聽到他的名子，眉頭便馬上皺起，怎麼，這位秦公子人品很糟？」
沉香搖頭，「不，這位秦公子人品可好了，可以說是翩翩佳公子。」
「若是如此，紀姑娘怎麼會因為他的到來感到反感困擾？」
「安公子你有所不知……」沉香瞄了眼已掩上的門扉，食指抵在唇邊小聲地說著，「這秦公子是知府老爺的二公子，對我們家小姐很上心，為了贏得小姐的芳心，對老爺、小少爺的喜好更是上心。」

方才紀紫心一聽到這位秦二公子的名字時，表情明顯閃過一絲困擾，看來她並不喜對方，「秦二公子的這份殷勤，恐怕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可不是，這秦二公子是郎有情妹無意，他明知我家小姐早已表明要替老爺守著醫館，直到小少爺長大可以繼承老爺的衣缽之前都不嫁人，即使日後嫁人也不嫁有婦之夫，這秦二公子即使條件再好，也不可能娶得到我家小姐，他卻還是一廂情願地追著我們家小姐，希望能夠打動她。」
「嗯，姊姊說她要等子翌長大，不嫁人。」雖然紀子翌聽不懂沉香說的事情，但是他一聽到不嫁人三個字，也連忙跟著點頭為沉香佐證。
「紀姑娘不肯與人共事一夫？！」趙天祺有些驚訝自己所聽到的。
「是的，小姐多年前曾經說過，女子嫁人，跟別的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守著一個心不在自己身上的男人，成天為了一個男人跟後宅女人爭吵，那不如留在家裡守著家業，男人要想娶她，得從一而終。」沉香點頭，翻著白眼回憶自己聽來的一些消息，「加上我們老爺深愛著逝去的夫人，所以更是認同小姐的看法，好男人就該只愛一個女人、只擁有一個女人並給她幸福，因此從不逼著小姐嫁人。」
「對，爹說好男人就該只愛一個女人，子翌以後也要當好男人。」紀子翌用力地點頭，一邊吃著甜糕，一邊用他軟糯的聲音附和。
趙天祺垂首沉思，原來這就是紀姑娘至今未婚配的原因……

此時，另一頭二房的陳氏腳步匆匆、神情焦急地進入她婆婆越氏的院子，一進到屋內，連問安都沒有便將屋裡伺候的丫鬟全趕了出去。
越氏拍了下桌案，不悅地瞪著媳婦，「妳這是在做什麼，懂不懂規矩？」
「婆婆，不好了，前頭醫館秦公子又來向大伯提親了！」陳氏無視越氏的不悅，逕自說著自己方才打聽到的消息。
「什麼？！秦風沛又來說親，這次對象一樣是那沒教養的紀紫心？！」越氏一聽，憤怒拍桌，「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嗎，這秦二公子怎麼就非得要紀紫心那野丫頭不可？」
「這次他向大伯提出娶紀紫心為平妻，大伯的意思好像是隨她決定，只要她願意，他就不反對這門親事。」
「當真？」
陳氏擔憂地看著一張老臉表情變化莫名的越氏，用力點頭，「當真，要是為平妻，她恐怕就會點頭答應下嫁了，婆婆！」
「這次……恐怕那野丫頭會點頭下嫁秦府……」越氏沉吟。
「這可不行啊！婆婆，她掌權、掌中饋已經佔了所有好處，可不能連婚事都這般稱心如意，這樣太不公平……」陳氏一想到這些就氣得跺腳。
越氏臉色沉了沉，「妳說得沒錯，她生活都已是這般平順，不需要看人臉色，若婚事又這般稱心如意，那就太不公平！」
「就是啊，婆婆，要是讓她嫁進秦府這高門，就真的是老天沒有睜眼了。」陳氏急著攛掇著越氏，「婆婆您可得想個法子啊，這秦二公子的平妻對象怎麼著也得

是您最疼愛的孫女月雲，絕不能讓紀紫心這沒娘的野丫頭給奪了去。」
越氏橫了眼陳氏那張藏不住心事的臉，冷下臉磨了磨她那一口老牙道：「不用著急，定不讓紀紫心稱心如意。」
「婆婆，您是已經有什麼計策了嗎？」陳氏疑惑地看著婆婆那胸有成竹的表情。
越氏瞇細了老眼，陰笑兩聲，「妳大嫂的娘家家境不太好，她哥哥的兒子也二十好幾尚未娶親。」
陳氏一聽恍然大悟，眼睛一亮，驚喜問道：「婆婆您的意思是……」
「妳改天回去傳個話，紀紫心年紀雖然大了些，但嫁妝絕對不會少的，如若願意，讓楊家的人私下到府裡找我相談。」
「好的、好的！」

這回春堂算得上是安陽縣裡數一數二的大醫館，每天上門求診的病人絡繹不絕。自從紀世杰再次為趙天祺診脈確定已無大礙，現在只需要好好調理便成，無須紀紫心這小醫女隨侍一旁預防任何突發狀況後，紀紫心每天早上便前往醫館幫忙看診抓藥，午後較為空閒時，才回府處理之前因為去靈鷲寺為母親舉行生辰祭而累積擔擱的事宜，每天忙得幾乎抽不出空前去探視趙天祺，只能命沉香照顧好他。
可不知怎麼的，今天卻特別忙碌，醫館的大門才剛開，上門看診的病患已將整個醫館大廳擠得水洩不通，連轉身都有些困難。
排隊等著看診的病人多到讓人想尖叫，偏偏今天一早天未亮，父親便被人請去救治一名重病患者未回、坐堂的王大夫妻子要生了讓人來請假、回春堂的藍管事才剛踏出院門準備到院子做她教的養生操，便被上頭掉下來的瓦片敲破了頭，現在腦震盪在家臥床休養。
整個回春堂就只剩下她與另外三名坐堂大夫，他們四人忙得不可開交，又以她最忙，不只要看診，還要接手藍管事收錢記帳的工作，可以說是忙得腳不沾地。
「姊姊、姊姊，我們去放紙鳶回來了。」
紀紫心忙著打算盤之際，紀子翌那奶聲奶氣的聲音便傳了進來，讓她不由得停下撥算盤珠子的動作，往大門的方向望去。
看到他那張興奮的臉蛋，紀紫心眉頭不由得皺起，「子翌，你們要去放紙鳶怎麼沒跟姊姊說一聲？」
「是安哥哥要帶我去放紙鳶，姊姊放心，子翌有聽安哥哥的話，沒有給他添麻煩。」
「可是安公子的傷勢還未完全復原啊……」
「紀姑娘，妳放心好了，在下的傷勢已經沒有什麼大礙，只要不動作過大，是沒什麼問題的。」從後面走來的趙天祺說道。
紀紫心看了眼他的臉色，確實已經恢復血色，「那好吧。」
忽地，一道巨大的撞擊聲響起，伴隨著桌椅傾倒的聲音，而後幾聲驚恐的尖叫在她身後爆開。
「啊！」在後院幫忙打雜養一名智障孫女的福望伯，被人毫不留情地丟進醫館裡。

他痛苦的哀嚎聲才剛落下，蠻橫的吆喝怒罵聲便傳了過來，「混帳東西，敢撞老子，老子今天非得給你們好看！」
三名平日在市集裡收保護費的地痞流氓撇著嘴大搖大擺地走進醫館，對著裡頭的人叫囂，「這醫館主事的是誰，給老子出來！」
一些怕事的病人看這三人模樣就像是上門來尋仇找事的，紛紛趕緊無聲無息地自一旁偷溜出去。
看來是有人上門鬧事，紀紫心朝一旁的白果示意，要她先將紀子翌抱到後頭去。
「我就是主事的，你們三位有何指教？」紀紫心冷著臉起身向前，嫌惡地睞了眼這三名活像一整個月沒洗澡，身上散發著噁心氣味，讓人忍不住摀著鼻子的惡霸。
那三名惡霸色迷迷地瞅著她，其中一名掉了一顆大門牙的惡霸，向前就要摸她粉嫩的臉蛋一把。
「嘖嘖，沒想到這醫館主事的還是名小娘子啊！」
紀紫心一把將那快摸到她的噁心鹹豬手揮開，怒聲大喝，「找我有什麼事情，直接說明來意，不要動手動腳，否則別怪我不客氣！」銀針伺候，保准扎成刺蝟！
「那老傢伙是妳醫館的人？」為首身形較為魁梧，留著一把落腮鬍的惡霸，指著被他們甩到牆上掉下來，現在被醫館裡的學徒扶起，渾身是血、滿頭半白頭髮的福望伯。
「是的。」
「這老不死的不長眼撞了老子，老子是來索討醫藥費的！」另一名鼻子上有一顆長毛痣的地痞撩起衣袖惡狠狠地怒聲吼道。
紀紫心睞了眼被這三個孔武有力的地痞打得幾乎只剩下一口氣的福望伯，這是誰該向誰追討醫藥費啊！
「唷，不知道是哪一位被福望伯撞了？」
「妳老子我！」鼻子長了長毛痣的地痞拍著胸脯。
「不知道福望伯撞到你哪裡？」
「腳！」
紀紫心低頭瞄了眼那隻穿著草鞋的噁心香港腳，「那不知道你要索取多少醫藥費？」
「不多，一千兩！」
這話才剛說出口，醫館裡倏地傳來一記猛烈抽氣聲，被打到幾乎暈厥的福望伯馬上驚醒過來，「一千兩！」
「一千兩啊……」她低喃了聲。
福望伯跪在地上猛磕頭，「三位大爺，我這條老命你們拿去吧，老朽我連一百兩都沒有，更別提一千兩，三位大爺……」
「老傢伙你在回春堂打雜，你出了事情，回春堂主事的人難道不用出來解決？老子要你這一條老命有啥用！」缺了一顆大門牙的惡霸朝福望伯噴著口水喝道。
「如果我不付呢？」
「如果不拿出一千兩賠償，我就砸了你們這間醫館，識相就趕緊拿出來，否則別

怪大爺我不講情面！」長毛痣地痞撩起衣袖，一副要上前揍人的樣子。
「情面？我們到官老爺那裡去講情面吧！」紀紫心暗中拿出銀針，略微退了一步，好方便等會兒動手。
她雖然不懂功夫，但銀針卻使得得心應手，要讓這三個惡霸不能動彈沒有問題。
「正好，官老爺的三姨太是我表妹，我們就去官老爺面前講情面，這次不是一千兩了，是一萬兩！」留著落腮鬍的惡霸大笑一聲，抬出表妹的名號。
現在不流行拚爹，改拚妹了啊，也真是夠出息的！
「行啊，咱們到官老爺面前講，你們三人把我府上的長工打成這樣，估計得躺在床上療養三個月，你們又砸壞我醫館裡的東西……」紀紫心拿過算盤打得劈啪響，嘴裡念念有詞，「三個月的醫藥費三千兩、月俸三十兩、營養補給費用每個月四百兩、大夫每次出診費用算個一百兩，兩天一次連續三個月，打個折算你們四千兩，還有精神損賠費用三千兩，加上你們破壞的桌子、椅子，大約一千兩……就算你們一萬兩千兩好了。」
紀紫心甩了下算盤，冷然地看著他們三人，「人命關天，這一萬兩千兩銀子恕不賒帳，馬上拿出來，不然我們就到官府去說個是非曲直，是你們有理還是我漫天開價！」
「你這臭娘們當老子是被唬大的，漫天開價，一個臭老頭的醫藥費敢跟我們訛詐一萬兩千兩銀子！」留著落腮鬍的惡霸憤怒拍桌。
「我就訛你們怎麼著，不過碰了一下你們都敢把一個老人打成這樣，喊價千兩賠償金，怎麼就只准你們訛人，不許我訛你們了，這是哪一條理啊，你說啊！」紀紫心雙手扠腰對著那三名惡霸吼著，跟他們對嗆沒在怕的。
「這種婆娘就是欠修理……」門牙缺了一顆的惡霸忍不住抬起拳頭，衝上來就要打她，可拳頭才揮到半空中，這惡霸就被人抬起，整個人撞向大廳裡的柱子，倒在地上連動都動不了，痛苦哀嚎。
瞬間，醫館裡一片寂靜無聲，所有人的目光齊齊往用一隻手便將人摔飛出去的趙天祺看去。
眾人簡直不敢相信這麼一個看起來像是文弱書生又在醫館裡養傷的人，這麼厲害，一隻手就將這個有他體型兩倍大的惡霸給摔出去，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另外兩名同夥看到自己的夥伴被人摔出去，著急地掄起拳頭向前衝，可人還沒靠近趙天祺，他只是微微抬腳，其中一人已經被他一腳踹出醫館，重重摔落在地，還砸壞了好幾個放在外頭的酒甕。
她的老天，這安睿也太猛了吧，只消一拳便將人打飛。紀紫心見狀馬上收回自己的震撼，涼涼地說著，「安睿啊，上一次冒充我爹爹，自稱是我老子的人，到現在都還不能開口說話呢！」
「我以為妳會跟我說，他現在墳頭上的草比人還高。」趙天祺回頭看了她一眼，冷冷地講著比他臉還冷的冷笑話。
一拳揮去，那個自稱為老子的惡霸，整排牙齒全飛出口跟牙床分家，整個人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啊……啊……大俠饒命……」最早飛出去黏在柱子上的惡霸忍著痛，爬到趙天祺跟前滿臉惶恐地求饒。
「勞命……我們資道湊了……再也不敢……」滿口無牙的惡霸也口齒不清地爬過來求饒。
「饒命？一千兩還要討嗎？」
「不討了、不討了……這是……這是我們的賠償……」他們兩人紛紛拿出自己的錢袋。
那名被踹到對街的惡霸也爬了進來，沒命似的跟著一起雙手送上錢袋，「饒命……」
趙天祺眸色陰狠地睞了眼那三個錢袋，「你們這三條命我會暫時留著，以後再讓我看到你們在此恐嚇欺壓百姓，你們的這條命我便隨時收回！」
「是、是、是……」三名惡霸有如龜孫子一樣磕頭如搗蒜。
「滾，別讓我再看到你們出現在我眼前！」
看著那三名惡霸悽慘地爬出醫館，醫館裡剩下的人瞬間哄堂大笑，叫好聲跟掌聲不斷。
趙天祺淡漠地睨了已經恢復些血色的福望伯，將那三個錢袋塞到福望伯的手裡，「拿著療傷，買些好吃的。」
「安公子……這我不能收……」福望伯搖頭推回給他。
「拿著，你還有孫女要養。」
紀紫心有些詫異地看著他，隨即將這份詫異收起。這安睿看起來雖然冷漠不近人情，不過倒是很有義氣。
「福望伯，這陣子你就在家好好休養，等傷好了再回來工作，相信你們東家會同意的，是吧，大小姐！」
紀紫心連忙點頭，「是啊，福望伯，你好好在家休養，其他事情不用擔心，每天該服用的湯藥、三餐，我會讓人熬好、弄好給你送去，你就在家好好養傷。」
「謝謝小姐……」福望伯感激地老淚縱橫。
「不用跟我客氣，你們幾個抬福望伯進去擦藥，滑石，福望伯就交給你，你必須負責將他醫治到好。」她同時交代了醫館裡的其他學徒負責照看福望伯。
趙天祺不動聲色地看著紀紫心，方才的事情她從頭到尾淡然處之，臉上從未浮現一絲倉皇或害怕。
一個世界單純，只周旋於醫藥與病人，偶爾在後院跟那胖女人、老女人耍耍小心眼的姑娘，遇事卻沉穩從容，讓他不由得在心底對她讚賞有加。
察覺到他那抹意味不明的眸光，紀紫心歪著頭看向他，「我臉上有什麼東西嗎？你這樣一直盯著我，別跟我說你是被我的美貌給迷住，我不信。」
趙天祺搖頭嗤笑了聲，「我只是有些詫異，所有人都還驚魂未定，妳卻已經能說笑，妳方才那份膽識可不是一般姑娘能有的。」
她睞了他一眼，目光幽幽地看向已經開始整理剛剛被打壞物品的下人們，「當然，我有我被賦予與不能逃避的責任，我爹不在，我就是他們的主心骨，豈能軟弱無

能！所以遇事，我必須挺身而出。」
被賦予與不能逃避的責任？這一句話震撼了趙天祺，他看著她，第一次懷疑自己所做出的決定是否正確。
「說到責任，今天那三個惡霸雖然被你打跑了，可是我相信他們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他們不出現在你眼前，但他們可以在外伏擊，我爹不在，我就必須代替他出診……」她沉凝片刻，「趙天祺，當我的侍衛吧，就一年，一年就好。」
他不假思索地點頭回答，「好！」
她頓時瞪大眼，沒想到他答應得這麼爽快，「真的？」
他冷冷看著她那對因他點頭同意而閃閃發光的眸子，就像寒冬子夜天空那顆最灼亮的星子，一閃一閃地替他陰暗幽寂的心房帶來一絲光亮。
「我從不輕意允諾，既然承諾，自然是真的，我答應做妳一年侍衛，就當是還妳對我的救命之恩。」
其實這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也不知為什麼會無意識地點頭答應她，等他驚覺已來不及收回自己說的話，只是他並不後悔這決定。
在他還未釐清自己所想要的是什麼之前，這裡是一個很適合他暫時落腳的地方。
「真的、真的、真的嗎？」她太過震驚他會這麼爽快就答應，忍不住問了三遍。
「真的，妳說得沒錯，妳是需要一個侍衛，而我身上這點拳腳功夫又剛好可以保護妳。」不過很懷疑這一年內她會只讓他當侍衛。
「哈，安睿，你真是太謙虛了，你這功夫哪是一點啊，當我的侍衛我都覺得太大材小用了。」
「有這份自知之明不錯！」他可是皇帝身邊的第一暗衛、暗衛營統領，在京城時便負責保護皇上安全，當她的侍衛確實是大材小用。
「如果你覺得我大材小用了，不嫌棄的話，可以再兼任一些更能展現你才華的工作，你覺得如何？」她兩隻手指打圈扭著，小聲地詢問他。
「還要兼其他工作？」敢情她是要他當護衛兼長工？
「嘿嘿，你知道的，藍管事因為腦子傷得厲害，已經跟我爹請辭，你當我的侍衛很閒的，一定兩天就不幹了，可以的話，我不介意你順便兼一下醫館裡的帳房管事，我要出門看診你再恢復侍衛身分，你看如何？當然你這麼有才幹，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趙天祺算盤打得可不會比她慢，她最近忙得腳不沾地，一堆帳積在桌案上未算，外頭一堆人等著收款項，昨天他實在看不下去便將帳本拿走，不下兩個時辰便將所有的帳目結清，直叫她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遂答應，「成！」

前一陣子連著幾日的大雨，把山壁落石沖刷到下面山谷，上山的路也被大石砸得面目全非，有好幾處都得用手腳並用才能爬過去。
這又連下了三天的雨，本就已經不堪負荷大雨摧殘的山壁，整片滑落山谷，整座

山就像是被刀削過一樣平整。
沒人修復的山路，因為山壁土石滑落，現下更是千瘡百孔，還勉強看得出來的山路只剩下半個人寬，有的地方甚至要像壁虎一樣貼著山壁，踩著鬆動的土石慢慢地移動才能通過。
「大小姐，跨過這崩塌處時，妳小心點，不要往下看。」趙天祺整個人貼著山壁，手臂向另一邊的紀紫心伸出去，讓她搭著他的手跨過這片下面幾乎已經無立足之地的山路。
她神色凝重地點了下頭，深吸口氣提醒，「安睿，你可要抓緊我，我的生命就掌握在你手中。」
「妳放心把自己交給我，我不會讓妳掉下去的。」
她手貼著山壁胡亂摸了下，好不容易摸到他的手。
趙天祺毫不遲疑地將她的手握住，一面安撫她緊張的心緒，一面向一旁移動，「小心點，貼著山壁慢慢過來，不要看下面。」
「好……」本來一顆心都快跳出心臟，卻在手被他握住的那一剎那，整顆心瞬間平靜安定了下來。
不知怎麼的，他總是有一種安定她紊亂心神的神奇力量，每當她感到焦躁不安，只要他出現，看著他淡漠清冷的眼眸，她浮躁的心情便會很快平復下來，這是為什麼咧？
紀紫心眼瞼微斂，偷瞄了眼被他緊握在手心裡的小手，心裡的問號不斷冒出。
就在她頭頂冒出幾個問號時，腳下的碎石突然間崩落幾顆，她整個人迅速往前傾，嚇得她驚聲尖叫，甩開滿頭的問號。
「專心點，腳踩穩了再往旁邊移，這麼急是想摔死嗎？」趙天祺內力一使，馬上將她拉回。
「我、我才分個神看一下你有沒有把我抓緊，這腳下就……」
「沒把妳手抓緊的話，方才妳那麼一閃神，就掉到崖底山溝去了！」他的眼神像鐘擺一樣瞄她一眼又瞄回。
「還好有你在，不然我就摔下去了。」
兩個人像壁虎一樣貼著山壁走了約半刻鐘，腳底好不容易踩到一片較為結實寬敞的地面，早已經大汗淋漓的兩人全部鬆懈了下來，一個人跪在地上猛喘著大氣，一個靠坐在山壁邊喘著。
「好了，過了那一段路就好走了。」趙天祺抬袖擦掉自己額頭上的汗水，將水袋遞給她，「喝一口，然後趕緊起來趕路。」
「我腿軟，不能再休息一下嗎？」氣都還沒緩過就要趕路，紀紫心忍不住哀嚎了聲。
「天黑之前我們無法下山，摸黑走這一條山路很危險，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不趕路不成。」他拿走她喝過的水袋喝了口，並不介意那水她喝過。
「我發誓，在這條山路修葺好之前，我再也不要上山來了。」她吃力地從還有些泥濘的地上爬起來。

「是誰說那阿婆跟她兒子兩個人住在山上，這山坍塌了也不知道有沒有事、藥還有沒有，不上山來看看那阿婆不放心？」趙天祺回頭瞅她一眼。
「是我、是我，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路會坍塌成這樣，幾乎沒法走。」紀紫心撩起裙襬跟了上去，「早上看到這條山路我心裡就懊悔得不得了了，可是都上來了，不去看阿婆就白走了，而且我真的很擔心她，還好阿婆沒事。不過這官府也真是的，竟然不派人來修路，那山上住了好多戶人家呢！」
「山上到處都是坍塌落石，官府人手有限，也許可以到城牆邊貼個公告，招募有志之士看看有沒有人願意幫忙修路，這樣山上的人就不會坐困愁城。」
「這真是個好建議，我明天就去城牆邊貼布告徵求——啊！」紀紫心這話才說一半，腳下一個不穩，腳踝一拐，整個人突然自崖邊摔下。
「大小姐！」

crescent